

入关前满文档案利用之得失

赵志强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研究员

20 世紀初，滿文老檔為中日學術界發現后，日益受到滿學、清史研究領域諸多學者的重視。但因地域等條件的限制，用以研究者尚屬寥寥。1955-1962 年，日本學者根據盛京崇謨閣所藏乾隆音寫本，用羅馬字母轉寫、日文對譯、日語翻譯出版以後，在國際上極大地擴大其利用範圍，彰顯其學術價值，提高其使用效果。60 年代末，臺灣故宮博物院影印其原檔出版，既滿足人們追求第一手資料的迫切願望，亦使乾隆抄本未錄部分重見天日，滿洲入關前發生並為統治者隱諱的重大史實得以展現在世人面前。由於語言文字的障礙，直接利用者多望洋興嘆，實際效果並不顯著。80 年代、90 年代，崇謨閣藏乾隆音寫本、內閣藏乾隆音寫本的漢譯本先後問世，為中國學者的利用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

各國學者充分利用上述各種版本的滿文老檔，研究滿學、清史，取得了諸多成就。同時，也促進了滿學、清史研究。特別在滿洲入關前歷世之研究領域，表現得更為顯著。是為其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自乾隆以降，解讀、利用滿文老檔的過程中，存在一些失誤。主要表現為：

（1）削足適履。研究滿學、清史，重在求真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或盡量接近真理。但以今人的所謂理論、認識，任意裁剪、詮釋文獻，似不可取。如 han 之“汗”（于金、清）與“皇帝”（于明）、部之為“類”、“項”等（設六部以前）與“部”（自設六部起）。

（2）避重就輕。重抄本，輕原檔。原因：原檔難解、印刷不多、得之不易，用之更難；抄本反之，且有中日譯文，便於利用。

（3）將錯就錯。乾隆抄本、今人之譯本，均有錯誤之處。如席之為東、淋瀝之受苦等，是亦難免。唯人云亦云，將錯就錯，是為大忌。研究者應實事求是，用於糾正前人之誤，使入關前滿文檔案在滿學、清史研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。